

陈 锋 主编

中国古代 艳情小说 精粹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精粹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63 号

责任编辑：沈 芬

封面设计：范贻光

彩插设计：颜宝臻

书名：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精粹

主 编：陈 锋

出版者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9 号)

电话：8527807 邮政编码：100032

印刷者：保定市新市区建国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26.5

字数：75 千字

版次：1993 年 9 月第一版

印次：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7—304—00912—8/I·28

定价 19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精选明清白话艳情小说六十余篇，均为脍炙人口，历代传诵的名作，生动地刻画了情海沉浮的世态众生相，双较全面地反映了世俗男女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按其内容大致分为九卷：《情痴篇》、《情奇篇》、《情谑篇》、《情孽篇》、《情幻篇》、《情哀篇》、《情秽篇》、《情侠篇》、《情异篇》。其中有生死冤家的一片痴情，薄命红颜的满腹怨恨；造化播弄的悲欢离合，宿缘前定的离奇艳遇；风流才子借笺传情，市井高人偷香窃玉；僧尼贪淫，佛门藏秽；书生落魄，名妓留情……。凡此种种，风流情态百出。佳期密约、深闺幽会之香艳固然引人绮念翩翩；因奸害命、纵欲丧生之罪孽更引人悚然动容，顿生警诫之心。总而言之，在一个“情”字的导演下，人性的美丑善恶纤毫毕现，令人感慨，促人深思，特定时代的世风民情及伦理道德观念也由此而得到真实的反映。



卷三 小道士两局赢佳偶

吳



卷四 吳衙內鄰舟赴約

目 录

卷一 情痴篇

- 苏氏女情结赵家郎 (3)
- 青楼名妓吊柳七 (12)
- 觅佳偶乐小舍弃生 (20)
- 花魁遭难识真情 (28)
- 碾玉郎生死冤家 (55)
- 吹凤箫女诱东墙 (64)
- 酒雪堂巧结良缘 (78)
- 戏中情曲终死节 (94)
- 莲池倩影双结缘 (113)
- 文世高断桥生死缘 (128)

卷二 情奇篇

- 珍珠衫旧盟新缘 (143)
- 假作真蕙娘结新缘 (167)
- 瞿凤娇情衍死盖 (176)
- 七松园弄假成真 (192)
- 许玄之脱囚获奇缘 (208)
- 裴七郎一跪得双美 (225)

卷三 情谑篇

- 唐解元一笑姻缘 (251)
-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(259)
-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(275)
- 真假滴珠错中缘 (292)
- 小道士两局赢佳偶 (307)

- 误告状孙郎得娇妻 (325)
设巧局吕戡生独擅五美 (336)
赚奇缘假神仙仗千里镜 (358)

卷四 情孽篇

-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(377)
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(388)
宿香亭张浩遇鸳鸯 (398)
吴衙内邻舟赴约 (405)
清安寺开棺续前缘 (419)
翠浮庵闻人生野战 (427)
玉蟾蜍认合旧姻缘 (443)
莽书生强图鸳侣 (459)

卷五 情幻篇

- 孔淑芳遗情双鱼扇坠 (477)
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(482)
倩女离魂续前缘 (491)
狐精赠草谐真偶 (502)
宿宫娥情殢新人 (513)

卷六 情哀篇

- 风尘女投江遗恨 (523)
王娇鸾长恨负情郎 (535)
焦文姬生仇死报 (550)
诡认兄金翠生离死合 (564)
苏小小埋香西冷桥 (576)
冯小青梅屿遗丹青 (592)

卷七 情秽篇

- 乔彦杰一妾破家 (601)
赫监生魂断非空庵 (611)

- 恋淫僧忍舍亲生子 (631)
- 夺风情村妇丧命 (652)
- 遭花报铁生戒邪淫 (664)
- 吞秘药甄监生采战丧生 (674)
- 任君用恣乐遭宫刑 (686)
- 天台匠误招乐趣 (700)
- 都家郎女妆奸妇 (709)

卷八 情侠篇

-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(723)
- 玉堂春落难逢夫 (737)
- 崔俊臣重会芙蓉屏 (764)
-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(777)

卷九 情异篇

- 男孟母教合三迁 (799)
- 权汝修事仇复仇 (812)

卷 一

情 痴 篇

苏氏女情结赵家郎

诗曰：

青楼原有掌书仙，未可全归露水缘。

多少风尘能自拔，淤泥本解出青莲。

这四句诗，头一句“掌书仙”，你道是甚么出处？列位听小子说来：唐朝时长安有一个倡女，姓曹名文姬，生四五岁，便好文字之戏。及到笄年，丰姿艳丽，俨然神仙中人。家人教以丝竹宫商，他笑道：“此贱事，岂吾所为？惟墨池笔冢，使吾老于此间，足矣”。他出口落笔，吟诗作赋，清新俊雅。任是才人，见他钦伏。至于字法，上逼钟、王，下欺颜、柳，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，得其片纸只字者，重如拱璧，一时称他为“书仙”，他等闲也不肯轻与人写。长安中富贵之家，豪杰之士，辇输金帛，求聘他为偶的，不计其数。文姬对人道：“此辈岂我之偶？如欲偶吾者，必先投诗，吾当自择”。此言一传出去，不要说吟坛才子，争奇斗异，各献所长，人人自以为得“大将”，就是张打油、胡钉铰，也来做首把，撮个空。至于那强斯文、老脸皮，虽不成诗，叶韵而已的，也偏不识廉耻，诌他娘两句出丑一番。谁知投去的，好赖多选不中。这些人还指望出张续案，放遭告考，把一个长安的子弟，弄得如醉如狂的。文姬只是冷笑。最后有个岷江任生，客于长安，闻得此事，喜道：“吾得配矣”。旁人问之，他道：“凤栖梧，鱼跃渊，物有所归，岂妄想乎？”遂投一诗云：

玉皇殿上掌书仙，一染尘心滴九天。

莫怪浓香薰骨腻，霞衣曾惹御炉烟。

文姬看诗毕，大喜道：“此真吾夫也！不然，怎晓得我的来处？吾愿与之为妻”。即以此诗为聘定，留为夫妇。自此，春朝秋夕，夫妇相携，小酌微吟，此唱彼和，真如比翼之鸟，并头之花，欢爱不尽。

如此五年后，因三月终旬，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满，夫妻二人设酒送春。对饮间。文姬忽取笔诗云：

仙家无夏亦无秋，红日清风满翠楼。

况有碧霄当路稳，可能同驾五云虬？

题毕，把与任生看。任生不解其意，尚在沉吟。文姬笑道：“你向日投诗，已知吾来历，今日何反生疑？吾本天上司书仙人，偶以一念情爱，谪居人间二纪。今限已满，吾欲归，子可偕行。天上之乐，胜于人间多矣。”说罢，只闻得仙乐飘空，异香满室。家人惊异间，只见一个朱衣吏，持一玉版，朱书篆文，向文姬前稽首道：“李长吉新撰《白玉楼记》成，天帝召汝写碑。”文姬拜命毕，携了任生的手，举步腾空而去。云霞闪烁，鸾鹤缭绕，于时观者万计，以其所居地，为书仙里。这是“掌书仙”的故事，乃是倡家第一个好门面话柄。

看官，你道倡家这派起于何时？元来起于春秋时节。齐大夫管仲设女闾七百，征其合夜之钱，以为军需。传至于后，此风大盛。然不过是侍酒陪歌，追欢买笑，遣兴陶情，解闷破寂，实是少不得的。岂至遂为人害？争奈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”，才有欢爱之事，便有迷恋之人，才有迷恋之人，便有坑陷之局。做姊妹的，飞絮飘花，原无定主；做子弟的，失魂落魄，不惜余生。怎当得做鸨儿、龟子的，吮血磨牙，不管天理，又且转眼无情，回头是计。所以弄得人倾家荡产，败名失德，丧躯殒命，尽道这娼妓一家是陷人无底之坑，填雪不满之井了。总由子弟少年浮浪没主意的多，有主意的少；娼家习惯风尘，有圈套的多，没圈套的少。至于那雏儿们，一发随波逐浪，那晓得叶落归根？所以百十个姊妹里头，讨不出几个要立妇名、从良到底的。就是从良了，非男负女，即女负男，有结果的也少。却是人非木石，那鸨儿也只以钱为事，愚弄子弟，是他本等，自不必说。那些做妓女的，也一样娘生父养，有情有窍，日陪欢笑，夜伴枕眠，难道一些心也不动？一些情也没有？只合着鸨儿，做局骗人过日不成？这却不然。其中原有真心的，一意绸缪，生死不变；原有肯立志的，亟思超脱，时刻不忘。从古以来，不止一人。

而今小子说一个妓女，为一情人相思而死，又周全所爱妹子，也得从良，与看官们听，见得妓女也有好的。有诗为证。诗云：

有心已解相思死，况复留心念连理。

似此多情世所稀，请君听我歌天水。

天水才华席上珍，苏娘相向转相亲。

一官各阻三年约，两地同归一日魂。

遗言弱妹曾相托，敢谓冥途忘旧诺？

爱推同气了良缘，麝歌一绝于飞乐。

话说宋朝钱塘有个名妓苏盼奴，与妹苏小娟，两人俱俊丽工诗，一时齐名，富豪子弟到临安者，无不愿识其面。真个车马盈门，络绎不绝，他两人没有嬷嬷，只是盼儿当门抵户，却是姐妹两个多自家为主，自道品格胜人，不耐烦随波逐浪，虽在繁华绮丽所在，心中常怀不足。只愿得遇个知音人，随他终身，方为了局的。姊妹两人意见相同，极是过得好。

盼奴心上有一个人，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赵不敏，是个太学生。原来宋时宗室自有本等禄食，本等职衔，若是情愿读书应举，就不在此例了。所以赵不敏有个房分兄弟赵不器，就自去做了个院判；惟有赵不敏自恃才高，务要登第，通籍在太学。他才思敏捷，人物风流。风流之中，又带些志诚真实，所以盼奴与他相好。盼奴不见了他，饭也是吃不下的。赵太学是个书生，不会经管家务，家事日渐萧条，盼奴不但不嫌他贫，凡是他一应灯火酒食之资，还多是盼奴周给他，恐怕他因贫废学，常对他道：“妾看君绝非庸下之人，妾也不甘久处风尘。但得君一举成名，提掇了妾身出去，相随终身，虽布素亦所甘心。切须专心读书，不可懈怠，又不可分心他务。衣食之需，只在妾的身上，管你不缺便了。”

小娟见姐姐真心待赵太学，自也时常存一个拣人的念头，只是未曾有个中意的。盼奴体着小娟的意思，也时常替他留心，对太学道：“我这妹子性格极好，终久也是良家的货。他日你若得成名，完了我的事，你也替他寻个好主，不枉了我姊妹一场儿。”太学也自爱着小娟，把盼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了。太学虽在盼奴家往来情厚，不曾破费一个钱，反得他资助读书，感激他情意，极力发愤。应过科试，果然高捷南宫。盼奴心中不胜欢喜。正是：银缸斜背解鸣珰，小语低声唤玉郎。从此不知兰麝贵，夜来新惹桂枝香。太学榜下未授职，只在盼奴家里，两情愈浓，只要图个终身之事。却有一件：名妓要落籍，最是一件难事。官府恐怕缺了会承应的人，上司过往嗔怪，许多不便，十个到有九个不肯。所以有的批从良牒上道：“慕《周南》之化，此意良可矜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请宜不允。”官司每每如此。不是得个极大的情分，或是撞个极帮衬的人，方肯周全。而今苏盼奴是个有名的

能诗妓女，正要插趣；谁肯轻轻便放了他？前日与太学往来虽厚，太学既无钱财，也无力量，不曾替他营脱得乐籍。此时太学固然得第，盼奴还是个官身，却就娶他不得。

正在计较间，却选下官来了，授了襄阳司户之职。初受官的人，碍了体面。怎好就与妓家讨分上脱籍？况就是自家要取的，一发要惹出议论来。欲待别寻婉转，争奈凭上日子有限，一时等不出个机会。没奈何只得相约到了襄阳，差人再来营干。当下司户与盼奴两个抱头大哭，小娟在旁也陪了好些眼泪，当时作别了。盼奴自掩着泪眼归房，不题。

司户自此赴任襄阳，一路上鸟啼花落，触景伤情，只是想着盼奴，自道一到任所，便托能干之人进京做这件事。谁知到任事忙，匆匆过了几时，急切里没个得力心腹之人，可以相托。虽是寄了一两番信，又差了一两次人，多是不尴不尬的。要能不够的。也曾写书相托在京友人，替他脱籍了当，然后图谋接到任所。争奈路途既远，亦且寄信作事，所托之人，不过道是娼妓的事，有紧没要，谁肯知痛着热，替你十分认真做的？不过讨得封把书信儿，传来传去，动不动便是半年多。司户得一番信，只添得悲哭一番，当得些甚么？

如此三年，司户不遂其愿，成了相思之病。自古说得好：“心病还须心上医。”眼见得不是盼奴来，医药怎得见效？看看不起。只见门上传进来道：“外边有个赵院判，称是司户兄弟，在此候见。”司户闻得，忙叫“请进”。相见了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早些个来，你哥哥不见得如此！”院判道：“哥哥，为何病得这等了？你要兄弟早来便怎么？”司户道：“我在京时，有个教坊妓女苏盼奴，与我最厚。他资助我读书成名，得有今日。因为一时匆匆，不替他落得籍，同他到此不得。原约一到任所差人进京图干此事，谁知所托去的，多不得力。我这里好不盼望，不甫能勾回个信来，定是东差西误的。三年以来，我心如火，事冷如冰，一气一个死。兄弟，你若早来几时，把这个事托你，替哥哥干去，此时盼奴也可来，你哥哥也不死。如今却已迟了！”言罢，泪如雨下，院判道：“哥哥，且请宽心！哥哥千金之躯，还宜调养，望个好日。如何为此闲事，伤了性命？”司户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中人，怎学别人说淡话？情上的事，各人心知，正是性命所关，岂是闲事！”说到痛切，又发昏上来。

隔不多两日，恍惚见盼奴在眼前，愈加沉重，自知不起。呼院判到床前，嘱咐道：“我与盼奴，不比寻常，真是生死交情。今日我为彼而死，死后也还不忘的。我三年以来，共有俸禄余资若干，你与我均匀，分作两分。一分是你收了，一分你替我送与盼奴去。盼奴知我既死，必为我守。他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盼奴曾托我替他寻人。我想兄弟风流才俊，能了小娟之事。你到京时，可将我言传与他，他家必然喜纳。你若得了小娟，诚是佳配，不可错过了！一则完了我的念头；一则接了我的瓜葛。此临终之托，千万记取！”院判涕泣领命，司户言毕而逝。院判勾当丧事了毕，带了灵柩归葬临安。一面收拾东西，竟望钱塘进发不提。

却说苏盼奴自从赵司户去后，足不出门，一客不见，只等襄阳来音。岂知来的信，虽有两次，却不曾见干着了当的实事。他又是个女流，急得乱跳也无用，终日盼望纳闷而已。一日，忽有个于潜商人，带着几箱官绢到钱塘来，闻着盼奴之名，定要一见，缠了几番，盼奴只是推病不见，以后果然病的重了，商人只认做推托，心怀愤恨。小娟虽是接待两番，晓得是个不在行的蠢物，也不把眼稍带着他。几番要碾在小娟处宿歇，小娟推道：“姐姐病重，晚间要相伴，伏侍汤药，留客不得。”毕竟缠不上人，商人自到别家嫖宿去了。

以后盼奴相思之极，恍恍惚惚。一日忽对小娟道：“妹子好住，我如今要会赵郎了。”小娟只道他要出门，便道：“好不远的途程！你如此病体，怎好去的？可不是痴话吗？”盼奴道：“不是痴话，相会只在霎时间了。”看看声丝气咽，连呼赵郎而死。小娟哭了一回，买棺盛殓，设个灵位，还望乘便捎信赵家去。只见门外两个公人，大喇喇的走将进来，说道府判衙里唤他姊妹去对甚么官绢词讼。小娟不知事由，对公人道：“姐姐亡逝已过，见有棺柩灵位在此，我却随上下去就是。”免不得赔酒赔饭，又把使用钱送了公人，分付丫头看家，锁了房门，随着公人到了府前，才晓得于潜客人被同伙首发，将官绢费用宿娼拿他到官。怀着旧恨，却把盼奴、小娟攀着。小娟好生负屈，只待当官分诉，带到时，府判正赴堂上公宴，没功夫审理。却是钱粮事务，喝令“权且寄监！”可怜粉黛丛中艳质，圉圉队里愁形。吉凶全然未保，青龙白虎同行。

不说小娟在牢中受苦，却说赵院判扶了兄柩来到钱塘，安厝已

了，奉着遗言，要去寻那苏家。却想道：“我又不曾认得他一个，突然走去，那里晓得真情？虽是吾兄为盼奴而死，知他盼奴心事如何？近日行径如何？却便孟浪去打破了？”猛然想道：“此间府判，是我宗人，何不托他去唤他到官来，当堂问他明白，自见下落。”一直径到临安府来，与府判相见了，叙寒温毕，即将兄长亡逝已过，所托盼奴、小娟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要府判差人去唤他姐妹二人到来。府判道：“果然好两个妓女，小可着人去唤来，宗丈自与他说端的罢了。”随即差个祇候人拿根签去唤他姊妹。

祇候领命去了。须臾来回话道：“小人到苏家去，苏盼奴一月前已死，苏小娟现系府狱。”院判、府判俱惊道：“何事系狱？”祇候回答道：“他家里说为于潜客人诬攀官绢的事。”府判点头道：“此事正在我案下。”院判道：“看亡兄分上，宗丈看顾他一分则个。”府判道：“宗丈且到敝衙一坐，小可叫来问个明白，自有区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有书札与盼奴，谁知盼奴已死了。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，要小可图他终身，却是小可未曾与他一面，不知他心下如何。而今小弟且把一封书打动他，做个媒儿，烦宗丈与小可婉转则个。”府判笑道：“这个当得，只是日后不要忘了媒人！”大家笑了一回，请院判到衙中坐了，自己升堂。

叫人狱中取了小娟来，问道：“于潜商人，缺了官绢百匹，招道‘在你家花费’，将何补偿？”小娟道：“亡姊盼奴在日，曾有个于潜客人来了两番。盼奴因病不曾留他，何曾受他官绢？今姊已亡故无证，所以客人落得诬攀。府羊若赐周全开豁，非唯小娟感激，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。”府判见他出言婉顺，心下喜他，便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襄阳赵司户么？”小娟道：“赵司户未第时，与姊盼奴交好，有婚姻之约，小娟故此相识。以后中了科第，做官去了，屡有书信，未完前愿。盼奴相思，得病而亡，已一月多了。”府判道：“可伤！可伤！你不晓得赵司户也去世了？”小娟见说，想着姊姊，不觉凄然掉下泪来道：“不敢拜问，不知此信何来？”府判道：“司户临死之时，不忘你家盼奴，遣人寄一封书，一番礼物与他。此外又有司户兄弟赵院判，有一封书与你，你可自开看。”小娟道：“自来不认得院判是何人，如何有书？”府判道：“你只管拆开看，是甚话就知分晓。”

小娟领下书来，当堂拆开读着。原来不是什么书，却是一首七言